

三世守护

惜之
著

一世莫爱 第一世，他让她有心不能爱
二世哑情 第二世，他让她有口不能言
三世泣恋 第三世，他让她有情不能全

三世守护

SAN SHI
SHOUHU

惜之
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桂图登字 20-2010-342 号

本书经台湾耕林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, 同意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世守护 / 惜之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1. 5
ISBN 978-7-219-07263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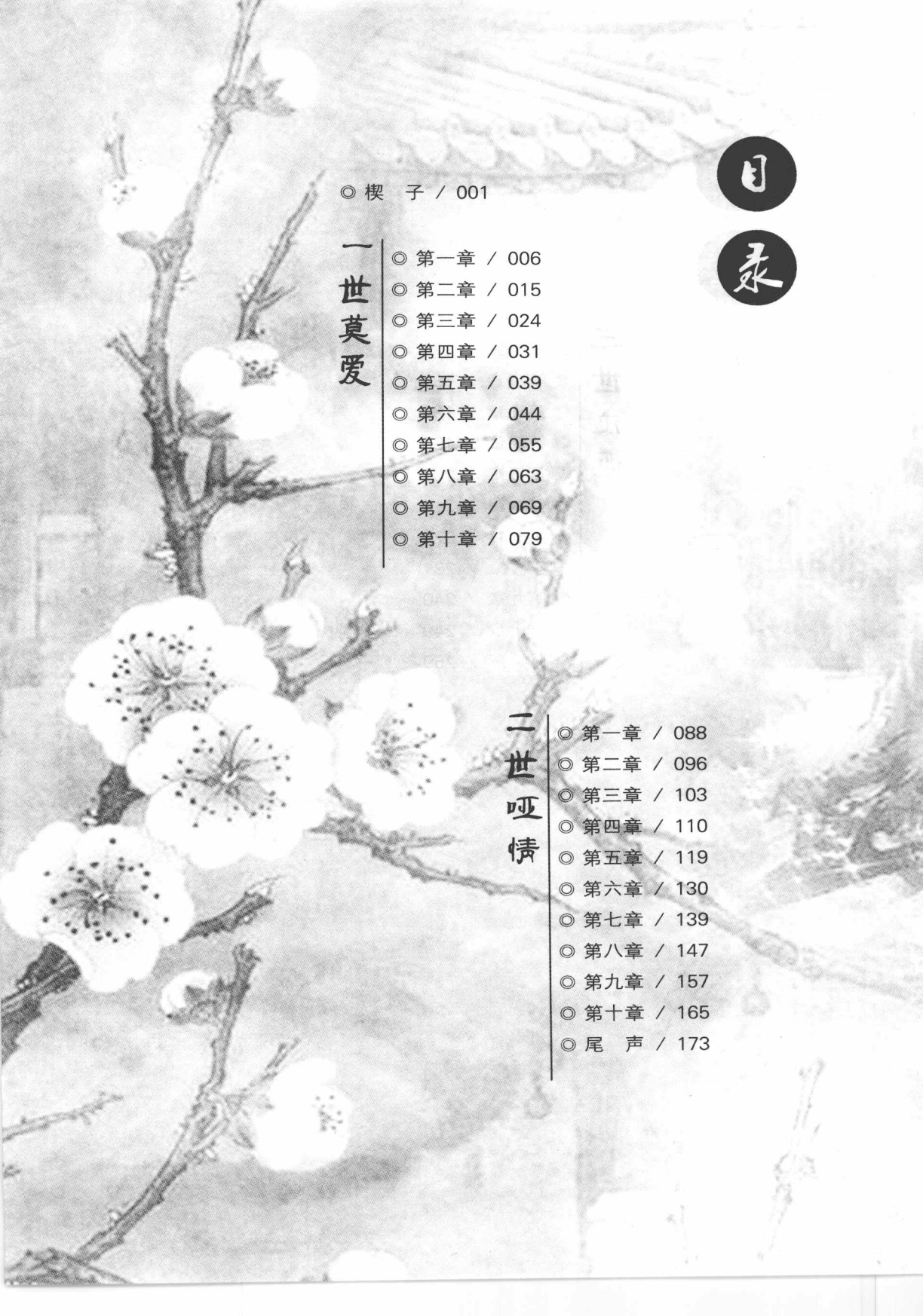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三… II. ①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9682 号

监 制 彭庆国
项目策划 徐嘉谦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林晓明 周娜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网 址	http://www.gxp-ph.cn
印 刷	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	16.5
字 数	260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5 月 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7263-9/I·1348
定 价	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

录

◎ 楔 子 / 001

一世莫爱

- ◎ 第一章 / 006
- ◎ 第二章 / 015
- ◎ 第三章 / 024
- ◎ 第四章 / 031
- ◎ 第五章 / 039
- ◎ 第六章 / 044
- ◎ 第七章 / 055
- ◎ 第八章 / 063
- ◎ 第九章 / 069
- ◎ 第十章 / 079

二世哑情

- ◎ 第一章 / 088
- ◎ 第二章 / 096
- ◎ 第三章 / 103
- ◎ 第四章 / 110
- ◎ 第五章 / 119
- ◎ 第六章 / 130
- ◎ 第七章 / 139
- ◎ 第八章 / 147
- ◎ 第九章 / 157
- ◎ 第十章 / 165
- ◎ 尾 声 / 173



目

录

三世泣恋

- ◎ 第一章 / 176
- ◎ 第二章 / 182
- ◎ 第三章 / 190
- ◎ 第四章 / 199
- ◎ 第五章 / 207
- ◎ 第六章 / 214
- ◎ 第七章 / 220
- ◎ 第八章 / 231
- ◎ 第九章 / 240
- ◎ 第十章 / 249
- ◎ 尾 声 / 259

楔子



蓬莱仙岛中有个薄命林，林中的红颜洞里住着掌管天下百花的百花仙子，百花仙子手下有数名小花仙、一位鹤发童颜的菩提老叟和照顾崖上百花仙草的少年童子。被照料的植株经过千百年的甘露滋润后自能化为人形，下凡为人间增添鲜艳。

这百花仙子生得袅娜纤巧，娇若春花、媚如秋月，行事温柔平和，素日与岛上众仙各个交好，颇得人缘。对待下属亦如此，从没有在位上者的专横架势。

这日，她移驾到遣仙居，接过芍药仙子递上的茶，浅尝一口，笑道：“这茶益发好了。”

蓼花仙子接口：“此茶出自放春山上，又以灵花仙叶上的宿露烹煮，自然是好的，其他仙品难以匹敌。”

谈话间，鹤发童颜的菩提老叟跟随在杨花仙子身后走来。

“仙子找老叟可有要事？”

“我刚从咏絮林巡视而来，发现百花仙草都长得郁郁葱葱、茂盛繁荣，唯独见紫苑花稀稀落落长得好不单薄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禀仙子——照顾紫苑花的是一名叫勔颖的仙童，他素日玩心重，要不就一口气洒上几十瓢水，要不就连着几个日夜不见人影。为了这桩事，老叟打也打了、罚也罚了，就是没见他有改善的意思。”菩提老叟叹口气。

“他现在人在哪里？”百花仙子抿嘴轻笑。

“关着呢，我把他关在春冷居，罚他十日不准饮灵泉、吸甘露，令他好生反省。”

“你饿他，他岂不更讨厌紫苑花，这样子他更有借口不对它尽心照顾了。”

“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。仙子，这勔颖不知怎的就是讨厌紫苑花，何不让他换个工作，说不定他会做得起劲些。”

“换工作?!”百花仙子摇头叹息，“勔颖和紫苑有着未尽的缘分，上一世他





们是夫妻，本注定该有一世情缘，可是紫苑因容貌丑陋不堪，终生不得夫婿青睐。今虽登入仙界，紫苑却仍心系着对夫婿的爱恋，这份坚持护着早该湮灭的情缘不断。我让他们朝夕相伴，只盼他们早日缘尽情散，谁知会弄成这光景？榴花仙子，你走一趟春冷居，把勔颖领来。”

榴花仙子领命走出遣仙居。

“仙子，既然他们情缘未尽，何不让他们下凡，待情孽褪去，再让他们重返仙界，这样安排岂不省事？”菩提老叟提议道。

“让我和勔颖谈过再下决定。”百花仙子低头凝眉思索。

一会儿，勔颖跟随榴花仙子进来，他在百花仙子面前垂手而立，双眼直直望着仙子，一脸倨傲，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。

“勔颖，我听菩提老叟说，你非常不喜欢紫苑花？”

“我生性不爱受羁绊，这紫苑花不能随身携带，陪我四处游乐，我自然不喜欢。”他振振有词。

“她是你的责任。”百花仙子好言相劝。

“我可以选择别的责任吗？”他迎着仙子问，脸上毫无畏色。

“不可以。”

“既是如此，我只好继续受罚。”他眼中没有妥协。

“我想……还是依您老的意思。”她转头看过菩提老叟后，回眸迎视勔颖，“我命你和紫苑同时下凡投胎，共结三世情，了却这段尘缘后再返蓬莱。届时，我不会再让紫苑成为你的负担，你意愿如何？”

“好！但是我要她还清欠我的。”勔颖嘴上虽然答允，心却有着不甘。毕竟无端受她牵绊，连连受罚，这口气他是无论如何都吞不下。

“还清？你指的是——她受你甘泉灌溉，却不断害你受累？”这孩子，他只要求求她，她会重新考虑要不要罚他下凡受苦，偏偏倔犟的他说什么都不肯低头。

“对！”

“好，允你，下凡后紫苑将因你受饥饿、皮肉之苦，另外，我要她用尽一生的泪水偿还你的灌溉之恩。你说，可好？”

听完，勔颖一点头，没再多说话，转身往外走去。

百花仙子轻声叹息——紫苑，这是你的劫数……情爱伤人，你受了一世苦怎还不懂回头，越是执著越是痛苦啊！唉……世间痴愚女子何其多……

百花仙子领了众仙来到咏絮林，咏絮林外一排仙梅开得正美，在凡间，此时应是百谷不生的十二月。

百花仙子仙手一指，刹那间，紫苑化成人形盈盈站起。她走到百花仙子跟前屈膝拜倒。

“紫苑，我让你和勔颖仙童下凡了却尘缘，你说可好？”

“但凭仙子做主。”她垂下头，眼角泛泪。想起前世，因她丑陋容貌，让他
在人世受尽嘲笑，他气她、恨她理所当然……这一世她愿还报于他。

“我允了他条件，你有没有要求想我允你的？”

“我……”紫苑偏过头想了想道，“我想要才情、美貌。”

聪明！仙子在心中赞她一声，世间男子有谁不被这些肤浅的表象所吸引？

“好，我答应，你去吧！勔颖已经下凡多时了。”

领了指示，紫苑起身，缓缓走出咏絮林……



一世莫爱

他不甘心为了一朵花，而被羁绊一生，
到了人间他还要继续伤害她，
一点一滴耗尽她的爱、她的生命——
她的情太深、债太重，
难道用三生三世偿还，还不够？





第一章



晴朗的大白日里居然无端地蒙尘，不知打哪来的乌云顷刻间笼罩整个梅花镇，有老人指着天说：“活了一大把年纪，我还没见过这种异象……莫不是……咱们梅花镇要出大事了？”

的确，梅花镇是要出大事了，这事儿让神仙见了都要心凄，索性找来乌云相助，掩去了让人伤心的一幕。

此地名叫梅花镇，因此镇处处植满梅花。梅花镇里住了一个御史，姓曹名讳又先，平日为官清廉、爱护百姓，虽然他非地方上的父母官，但老百姓有事相求，他从不推托。打官司、告皇族、检举贪污……总之，能帮上忙的他都会尽全力而为，因此得罪不少皇亲权贵。

曹大人年过五十尚无子嗣，曹夫人设佛堂虔诚参拜，诚心感天，在曹大人五十五岁那年生育一女，女儿出世时满帐紫光，故取名紫苹，小名紫儿。

紫苹打小聪慧敏锐、过目不忘，在五岁那年已能认得两千余字，熟读《烈女传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论语》和诗词选辑。而今不过十岁光景，她已能吟诗作画，为人解决纷争，在乡里被传为奇事，人人都说，曹御史心慈善报。

这日，程公公带着一批御前侍卫冲进了曹家大门，曹家上上下下均迎在庭前跪接圣旨。家门前挤满围观百姓，扰扰嚷嚷的杂音，在程公公尖锐的嗓子喊出——圣旨下……跪……时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

屋内的曹家人、屋外的围观百姓动作一致就地跪下，远远地，带着小紫苹从市集回来的管家福伯，看见家门前围着黑压压的人群，便拉着紫苹跪藏在人群中，并于耳畔叮嘱她不能出声。

“奉天承运、皇帝诏曰：查御史大人曹又先心怀不轨，与边疆匈奴互有勾结，意图为害朝政，经镇国将军曲怀天检举，人证物证俱全，罪证确凿。今判曹家含奴婢七十三口斩立决。钦此。谢恩。”太监尖锐的嗓音，让在场的每个人心里泛出阵阵寒栗。

通敌叛国？好大的罪名呀！这曹大人怕是遭人陷害诬告的吧！

虽然人人心里都有这个想法，却是谁也不敢说出来。皇帝老子说话，谁敢反驳？

“曹大人……”程奎奸笑两声，续言，“多年前我不是早教过你为官之道吗？谁让你不听劝！清廉？清廉可不能保你一家大小七十三条人命……”

“乱臣贼子把弄朝政，国之将亡啊！”曹又先仰天长叹，可怜这些陪他入尘的家奴，他们无过啊！他转过身对身后人跪地一拜，“对不起，你们跟错主人了，曹又先欠诸位的，容后世再报。”

“老爷……”众人纷纷跪走到曹又先身边，哭着还揖，“人生最后终将难免一死，这样也好，黄泉路上我们可以结伴同行，不怕寂寞了。”

“好个结伴同行！下辈子愿上天让我们为兄为弟，共结一家情，相互扶持！”曹又先慷慨激昂地说。

“对，为兄为弟共结一家情！”一时间，跪在地上的奴仆全扯着嗓门大喊。

门外的紫苹听了，站起身就要往门内冲，却被身旁的总管福伯硬生生地拉住。

“福伯伯，我想要进去和爹娘一起……”她饱含泪水的眼睛泛红，拉着福伯的衣袖央求。

“好小姐，要想清楚啊！你进去不过是多添条亡魂，留在这里，将来长大才能为冤死的爹娘和曹家几十口人讨回公道。”福伯软言劝慰。他的心如刀割，因为他的婆子、儿子、媳妇和孙女儿都在里面，他也想进去守着家人，但……他不甘心啊！

“小姐，你要看清楚，拿圣旨的那个姓程的，叫程奎，他是宫里当红的太监，而举报老爷通敌叛国的人叫曲怀天，曲调的曲，怀抱天空的怀天。要牢牢记住了，将来有能力，定要取他们的项上人头来抵命。”

记住了！程奎、曲怀天，灭她曹家一门的凶手！

紫苹拭去泪痕。是的，总有一天，她要向他们讨回这笔血债！曹家大大小小的命都要在她的手里获得安慰。沉重的担子落在十岁的紫苹身上，迫使她瞬间长成大人！

十年后。

隐身枫林中，莫情脸上覆着黑色帕子，水灵眸子透露出强烈恨意，死盯





着由远而近的两骑。曲炜勛——她不共戴天的世仇！

缓缓抽出长剑，寒月映着冷光，仇恨照着莫情没有温度的心，今夜——她要手刃仇人。

昂然颀长的白色身影随着马匹的晃动缓缓向前行，英挺的俊容上有着淡淡的疲惫，家……就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他，挂在脸上的慵懒笑容是所有归家游子都有的松懈。

倏地，他眼底闪过一道锐光，他坐直身子，冷笑取代慵懒。

他发现她们了？莫情向草丛里的五名黑衣人——莫念、莫意、莫伤、莫痕、莫心，点头示意。

待马蹄声近，一声单音长啸响起，六人自草丛中同时跃出，六柄长剑快如闪电地直刺向曲炜勛的喉间。但剑光快，曲炜勛的动作更快，一个云飞蛟龙避开致命剑气，移形幻影几个招式，他由被动反控局势。

掌风急至，首当其冲的莫意喉中翻涌出腥甜，连连退后三步，扑倒在地。

“上！”莫情一喊，密密实实、暗藏无限内力的剑招，同时指向曲炜勛周身大穴，毫不留情。

几个戏弄般的灵活闪躲，她们始终伤不了他。这时，心有灵犀的莫伤、莫痕相视一眼，同时发招刺向与他同行的奴仆，武功不及她们的叔端，还来不及呼叫就已被划出几道见血口子。

“该死！”几个凌波微步，一招鹞子翻身，他挥掌夺下莫心的锐剑，剑气一划，瞬间风沙扬起，月光下无数绿叶离枝落地，粼粼剑光在微稀星光中，似成数道光芒。登时，莫伤、莫痕、莫手腕间中剑，血流如注。

这时，又是一声长啸，未受伤的莫念扶起地上的莫意，和其余三人纵身一跃没入黑暗中。

莫情不理睬指令，下手快速且无情，发了狠硬要取他的性命。不容许自己手软，不允许回忆侵蚀决心，今晚她是无心无情人。

不能再等了，十年——她等得够久也够苦了，就是今夜，她要亲手结束这一切。她知道错过这次就再也狠不下心杀他，她发誓他死后她定会拿性命相陪！

莫情每一招每一式都刺向他的要害，她要他死，不计一切代价！

一记昊云遮日化解了她的凌厉攻势，曲炜勛在她的眼里看到恨意，不明白她的憎恨从何而来，杀手应该是无情冷漠才对。他旋身、抬腿、架开她手中的长剑，动作一气呵成。

“姑娘，在下可曾开罪过你？”她的眼神让他觉得熟悉，似乎在哪个时间、哪个地点，曾有过这样一双灵秀的眼睛看着他，他拼命在脑海中搜寻属于她的

记忆，动作因迟疑而缓慢下来。

她是无论如何都杀不了他了吗？就算她倾尽心力也无法练就他这身武功，那么……她还活着干什么？既然不能为家人报仇，不如刎颈自尽，随家人同入黄泉！

她抬高剑柄，忽地，看见他因分心而变缓的动作，心下大喜，挥手一剑朝他心窝方向飞近。

危险近身，曲炜勛下意识地发掌袭向莫情，莫情却不闪避，闷声一哼，咬牙承受，飞身将剑尖继续往他身上刺入。

曲炜勛双指夹住飞射而来的剑尖，啪！剑身应声断成两截，反手一转，他把断剑射入泥地，直没入土中。

“你走吧！我不杀你！”受伤的莫情不再是威胁，曲炜勛背对她撕下一截衫袖，为叔端包扎伤口。

莫情犹不死心地盯住他的背影，缓缓从靴筒中抽出贴身匕首，一鼓作气地冲向前刺向他的背。曲炜勛闪电般转过身，抓住她的手，把原该插入他背部的剑反插入她的肩胛骨。

乍见鲜血流下的那一刻，他立即后悔，快速点住她的止血穴，抽出匕首，莫情控诉般的眼神挑动了他的心，不该伤她的，为什么？对一个想置他于死地的敌人他没必要留情，可是……他无法不心生怜惜……是因为那双熟悉的眸子吗？

对一个杀手他不该心慈，那只会为自己招惹更多麻烦，但……他摇头苦笑，不再多想。曲炜勛从怀中掏出一个翡翠玉瓶，倒出两颗血红色的药丸递至她掌心。

“你走吧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假若我们之间真有不共戴天的仇恨，就留着自己的命，学几年功夫再回来杀我吧！我随时在曲府等你！”

握着丹药，她的心又在不知不觉中陷落。好不容易筑起的围墙，只消他一个动作、一句言语就崩塌，难道她的心墙永远无法抵挡他的温柔？

扶起叔端坐上马背，曲炜勛执辔领先离去。

莫情紧紧压住肩胛上的伤口，似乎这么压着就能忘记剧烈疼痛。远远地传来主仆对话，她侧耳倾听。

“少爷，为什么要放她走？你不怕养虎为患？”

“她只是玉面观音的杀手，罪不及死，况且杀人非她本意，为难她没道理。”

“少爷，我们家和玉面观音到底有何仇隙？她为什么三番两次派人刺杀？”

“她和父亲……”





马走远了，莫情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，她凝视着手中药丸。他还是这样一副慈悲心肠，还是这般悲天悯人？十年光阴没改变他醇厚仁慈的性格，而同样的十年，改变她太多太多……

一赌气，她把药丸掷入泥中，她不要接受他一分一毫的好意，他们二人永远势不两立！

疼痛像涟漪般一圈圈扩大、蔓延……眼前的景物越来越模糊……头一偏，她任自己陷入昏迷。

莫情呓语不断，梦中的情景一幕幕快速闪过，刺激着她早已伤痕累累的心。她呼喊、挣扎着，却始终挣不脱这场恼人噩梦。

不要啊……爹……娘……不要啊……娃娃……她不要、不要、不要……

尖锐的嗓音在她耳际响起，穿过耳膜，令她全身战栗。

“曹大人，您要是说够了，可否让我们送您一程？”程奎满布恶意的眼睛扫向曹大人身后的妇人，接道，“这书上说得好——合昏尚知时，鸳鸯不独宿，我看您就和夫人一起上路吧！”

侍卫拉过曹夫人，让两人并排跪地。只见曹夫人嘴角含笑，脸上毫无惧意。她握住丈夫温暖的手掌，轻言道：“来世再续结发情。”

“好！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！”他一生从未对夫人说过情话，谁料得到第一句蜜言竟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口？一世夫妻、一世恩情啊！到老不分飞，风风雨雨他们也要一处栖！

“夫人，今生是我负你。”

她点点头，温婉笑容不曾自颊边褪去，“下辈子，我等你偿还。”

“真感动！好个叫人眼红的鹣鲽情深！”程奎嗤地冷笑一声，眼光示意，倏地，大刀挥下鲜血直进，喷上了跪在后头的奴仆，模糊了他们的视线……

“老爷……”

“夫人……”

尖锐的呐喊唤不回已逝的主人，众家仆哭得声嘶力竭，门外百姓也随着号啕大哭。老天怎不开开眼？这样的好人不庇佑，天理何存？

“曹紫苹那娃儿在哪里？”森冷的嗓音再度响起。

门外的百姓纷纷挪动身子，想挡住曹福和紫苹的身影，大家心里想的全是同一桩事——保住曹家最后一条血脉。

视死如归的福婶，蹙着眉、割舍心中的不舍，把自己的孙女儿——娃娃，往外推出去。

“你就是那个传闻中的才女？过来，给公公看看。”程奎温柔的语音令人战栗，娃娃抖了半天却无论如何也跨不出一歩。

“怎抖成这样？一点才女的样儿都没有。曹大人，您可得走慢一点，等等您家闺女……”语音未歇，一柄长剑没入娃娃心窝，再抽出，一道血柱自她伤口射出，活蹦乱跳的娃娃成了没生息的破布娃娃。

她的娘抱住女儿逐渐冰冷的身子，却是再也哭不出声。来世？真有来世吗？若真有灵魂轮回，他们这七十几口子前世是做了多少亏心事，才换得今日悲惨下场？

“娃娃……”福伯紧捂住紫苹脱口的悲鸣。

娃娃是紫苹从小到大的玩伴呀，她们一起玩、一起读书……她的童年全是与娃娃一起度过的，如今，娃娃走了，她的童年也结束了……她挣扎地想站起身。

“小姐，请你不要让娃娃白白牺牲！”福伯涕泪俱下，娃娃是他唯一的孙女儿，他怎会不心疼？但是，老天留他这条老命，就是要他护住曹家这条血脉，他不能卸责、不能奔入园内和亲人共赴黄泉啊！

“杀无赦！”第三道指令下，数十条人命在顷刻间尽数命丧于刀下，一时间风狂雨骤，阵阵雷鸣夹杂着临死前的嘶叫，整座御史园血流成河，再多的雨露都冲刷不去满地血腥……

莫情自噩梦中惊醒，冷汗湿透衣衫，她觉得好冷、好冷……

她又回来了，回到这住了十年的房间，环顾这房里的一桌一椅，她以为再活不成了，怎知……再一次死里逃生，活下来又是另一番折磨吧！收拾起不堪回忆，她又是个没有情绪、没有知觉的杀人机器。

“你醒了？主人在唤你。”莫意没有起伏的声调传入她耳中。

她没敢多迟疑，忍住胸口翻搅的疼痛，起身下床，尾随莫意来到观音殿。她和莫意两人快速加入早已跪在地上多时的四人当中，等候指示。

“莫念，你动心了？啧啧啧，真可惜啊！可惜了我多年调教，谁料想得到，你一见了男人还是动心了，唉……又是一番白费工夫。”玉面观音曼妙的身形轻倚在贵妃椅上，慵慵懒懒的神情风情万种，谪仙般的华贵姿容上没有半分表情，让人猜不透她的心思。

“禀主人，属下没有！”莫念惊惧得手抖足颤。

“是吗？莫言，你来说给她听听。”莫言是当天隐在林中观察众人行动并发出长啸声者。

“是！你招招出剑、招招留手三分，要是你尽了全力，莫意也不会一出手就





被震出内伤。”

“禀主人，莫言瞎说，她在胡乱栽赃，是她看上了曲炜勛的英俊逸朗……”

“昨晚月色那么昏暗，你还能看到他英俊逸朗？”莫言一语堵住她的说辞。

“多话！”玉面观音斜眼瞪视莫言，惊得莫言垂首不语。“我最讨厌女人多话！”话落，锐眼闪过，吓得莫念猛然缩身，突地，一柄淬过毒液的柳叶镖直插入莫念喉头，黑气迅速攀上她惊惶的脸。

“主人！”急切中，莫情惊呼出口。

“又要求情，莫情、莫情，我帮你取这个名字，就是希望你不要有太多情感，唉……情字总有一天会害了你！”她以眼神示意，莫言走向前拔下莫念喉间的柳叶镖，交回玉面观音手中。

看一眼已然僵直的莫念，再说什么都挽回不了了，莫情咬住唇，垂头应和：“属下知错，多谢主人教诲。”

“知错？你可知道自己犯了哪条大错，要不要也让莫言说给你听听？”

“属下不遵从莫言师姐的命令擅自行动，不自量力，坚持要夺曲炜勛性命，违反主人规矩，但凭主人责罚！”她主动将自己的错列出。

“好个但凭主人责罚，我要是罚轻了，往后其他人都不服从指示；要是罚重了，你又要心里犯嘀咕，骂我不近人情。你为我拼死拼活，差点儿弄丢一条小命，我还罚……这真叫我左右为难。”

“莫情以死谢罪。”莫情说着，执起匕首，横向颈间。

咚！玉面观音一弹指，打掉她手上的短刃。

“唉……性子真烈，要改改，动不动就抹脖子，这不是用死来威胁我吗？”

“属下不敢！”莫情回答。

“既然不敢，那我就真罚喽！”

“但凭主人吩咐。”

“莫情不服从指令擅自行动，罚鞭笞二十。下个月曲炜勛将迎娶章府千金，就由你混进去，杀了新娘，嫁入曲府。我会派莫意帮你，这次若再失败，没取回曲炜勛的性命，你们就不用回来了。”

“属下领命！”莫情、莫意同声应和。

“我这惩罚可有人有异议？有想法快讲出来，别出了观音殿又在我背后唧唧喳喳，扰得我耳朵发痒。”

“属下不敢！”莫意等人吓得流出涔涔汗水。

“很好，这次你们都尽力了，下去后到净瓶宫领取两个月份的观音露。”

她的话让众人心喜成狂，这句话的背后意义就是——她们的生命又得以延